金史/卷9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 卷九十一 ◄

金史
卷九十二 列傳第三十

► 卷九十三 →

毛碩 李上達 曹望之 大懷貞 盧孝儉 盧庸 李偲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

毛碩

毛碩，字仲權，甘陵人。宋末，試弓馬子弟，碩中選，調高陽關路安撫司準備差使。尋辟河間尉，再辟兵馬都監。宗望軍至，碩以本部迎降。齊國建，由淮東路第一副將擢知滑州。劉麟伐宋，充行營中軍統制軍馬。天眷間，曆汴京路、山東西路兵馬都監。皇統元年，權知拱州。宋將張俊據亳州，而柘城酒監房人傑叛以應俊，碩發兵討之。至柘城，躬扣城門，呼耆老以諭意。縣人縛人傑以降。碩徑入縣署，召百姓慰安之，眾皆感悅，刻石紀其事。四年，真授拱州刺史。元帥梁王宗弼承制超武義將軍，改知曹州。有書生投書于碩，辭涉謗訕，僚屬皆不能堪。碩延之上座，謝曰：「使碩常聞斯言，庶乎寡過。」士論以故嘉之。遷鄭州防禦使，尋改通州。天德二年，充陝西路轉運使。碩以陝右邊荒，種藝不過麻、粟、蕎麥，賦入甚薄，市井交易惟川絹、幹薑，商賈不通，酒稅之入耗減，請視汴京、燕京例給交鈔通行。而鞏、會、德順道路多險，鹽引斤數太重，請一引分作三四，以從輕便。朝廷皆從之。秦州倉粟陳積，而百姓有支移者，止就本州折納其直，公私便之。改河東南路轉運使。上言：「頃者，定立商酒課，不量土產厚薄、戶口多寡及今昔物價之增耗，一概理責之，故監官被系，失身破家，折傭逃竄。或為奸吏盜有實錢，而以賒券輸官，故河東有積負至四百餘萬貫，公私苦之。請自今禁約酒官，不得折准賒貸，惟許收用實錢，則官民俱便。」　至今行之。秩滿，除南京路都轉運使。大定六年致仕，卒於家。碩文雅好事，性謹飭，每見古人行事有益於時者，常書置座右，

以為蒞官之戒雲。

李上達

李上達，字達道，曹州濟陰人。在宋時以廕補官，累東平府司戶參軍。撻懶取東平，上達給軍須，號辦治。齊國建，為吏部員外郎，攝戶部事。劉豫行什一之法，樂歲輸多，歉歲寡取之，蓋古人助法也。收斂之時，蓄積蓋藏，民或不以實輸官，官亦不肯盡信，於是告訐起而獄訟繁，公私苦之。上達論其弊，豫改定為五等之制。齊國廢，以河南與宋人，上達隨地入宋。宗弼複取河南，上達為同知大名尹，按察陝西、河南。是時，關、陝、蒲、解、汝、蔡民饑，上達輒以便宜發倉粟賑百姓。累遷知山東西路轉運使。上達到官再期，比舊增三十餘萬貫。戶部以其法頒之鄰路。上達長於吏事，能治繁劇，猾吏不能欺，所至稱之。卒官，年六十一。

曹望之

曹望之，字景蕭，其先臨潢人，遼季移家宣德。天會間，以秀民子選充女直字學生。年十四，業成，除西京教授。為元帥府書令史，補正令史，轉行台省令史。錄教授資，補修武校尉，除右司都事。吏部侍郎田玨素薄望之，望之願交不肯納，遂與蔡松年、許霖構致黨獄。改行台吏部員外郎。

海陵為相，嘗以書致其私，望之不從。天德元年，調同知石州軍州事，坐事免。丁母憂，久之，除絳陽軍節度副使，入為戶部員外郎。詔買牛萬頭給按出虎八猛安徙居南京者，望之主給之。撒八反，轉致甲仗八萬自洺州輸燕子城。運米八十萬斛由蔡水入淮，饋伐宋諸軍，期以一日。望之如期集事。進本部郎中，特賜進士及第。

大定初，討窩斡，望之主軍食，給與有節，凡省糧三十萬石，省剉草五十萬石。帥府以捷入告，議者欲遂罷轉輸，望之以為元惡未誅，不可弛備。既而大軍追討，果賴以濟。以勞進一階，兼同修國史。請於大鹽濼設官榷鹽，聽民以米貿易，民成聚落，可以固邊圉，其利無窮。從之。其後凡貯米二十余萬石。及東北路歲饑，賴以濟者不可勝數。

三年，上曰：「自正隆兵興，農桑失業，猛安謀克屯田多不如法。」詔遣戶部侍郎魏子平、大興少尹同知中都轉運事李滌、禮部侍郎李願、禮部郎中移剌道、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、監察禦史夾谷阿裏補及望之分道勸農，廉問職官臧否。望之還言，乞汰諸

路胥吏，可減其半。詔胥吏如故。於是始禁用貼書雲。遷本部侍郎，領複實繕修大內財用，費用大省。複以勞進階，上召見諭勉之。

望之家奴袁一言涉妖妄，大興府鞫治。望之恐，使戶部令史劉公輔問其事于大興少尹王全，全具其事語公輔，公輔以語望之。禦史台劾奏劉公輔言泄獄情。上曰：「妖妄之言，交相傳說何也？」於是，望之決杖一百，王全杖八十，劉公輔杖一百五十，除名。

頃之，運河堙塞，世宗出郊見之，問其故。主者奏曰：「戶部不肯經畫，歲久以致如此。」上責望之曰：「有水運不浚治，乃用陸運，煩費民力，罪在汝等，其往治之。」尚書省奏當用夫役數萬人。上曰：「方春耕作，不可勞民。以宮籍監戶及摘東宮、諸王人從充役，若不足即以五百里內軍夫補之。」

《太宗實錄》成，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賜金帶一、重彩二十端。同修國史張景仁、劉仲淵、望之皆賜銀幣有差。望之歎賞薄，謂人曰：「栽花接本乃加爵命，勤勞者不遷官。」無何，張景仁遷翰林學士，望之又曰：「止與他人便遣，獨不及我哉。」世宗聞之，出望之德州防禦使，謂之曰：「汝為人能幹而心不忠實。朕前往安州春水，人言汝無事君之義。朕敕臣下，有過即當諫爭。汝但面從，退則謗議，此不忠不孝也。汝自五品起遷四品，《太宗皇帝實錄》成，優賜銀幣，不思盡心竭力，惟官賞是覬。今出汝於外，宜改心滌慮。不然，則身亦莫保。」望之到德州，有惠政，百姓為立生祠。改同知西京留守事。

上書論便宜事：其一，論山東、河北猛安謀克與百姓雜處，民多失業。陳、蔡、汝、潁之間土廣人稀，宜徙百姓以實其處，複數年之賦以安輯之。百姓亡命及避役軍中者，閱實其人，使還本貫。或編近縣以為客戶，或留為佃戶者，亦籍其姓名。州縣與猛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，庶幾軍民協和，盜賊弭息。其二，論薦舉之法虛文無實。宰相拔擢及其所識，不及其所不識。內外官所舉亦輒不用，或指以為朋黨，遂不敢複舉。宜令宰執歲舉三品二人，御史大夫以下內外官終秩舉二人，自此以下以品殺為差等。終秩不舉者遇轉官勒不遷，三品者削後任俸三月。其舉者已改除，吏部以類品第，季而上之。三品闕則於類第四品中補授，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為差。其待以不次者，宰執具才行功實以聞。舉當否罪當如律。廉介之士老於令幕無舉主者、七考無贓私罪者，准朝官三考勞敘。吏部每季圖上外路職官姓名，路為一圖，大書贓汙者於其名下，使知畏慎。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，令代之者具功過以聞。年六十以上者，終更赴調，有司察其視聽精力，老疾不堪厘務，給以半祿罷遣。其三，論守邊將帥及沿邊州縣官漁剝軍民，擅興力役，宜歲遣

監察禦史周行察之。邊部有訟，招討司無得輒遣白身人征斷，宜於省部有出身女直、契丹人及縣令丞簿中擇廉能者，因其風俗，略定科條，務為簡易。征斷羊馬入官籍數，如邊部遇饑饉，即以此賑給之。招討及都監視事，宜限邊部饋送駝馬。招討司女直人戶，或擷野菜以濟艱食，而軍中舊籍馬死，則一村均錢補買，往往鬻妻子、賣耕牛以備之。臣恐數年之後，邊防困弊，臨時賑濟，費財十倍而無益，早為之所，則財用省而邊備實矣。官給軍箭用盡，則市以補之，皆朽鈍不堪用，可每歲給官箭一分，以補其闕。邊民闕食給米，地遠負重，往往就倉賤賣而去，可計口支錢，則公私兩便。陝西正副，宜如猛安謀克用土人一員，隊將亦宜參用土人，久居其任。增弓箭田，複其賦役。以廉吏為提舉，舉察總管府以下官。農隙校閱，以嚴武備。則太平之時有經略之制矣。

又論六鹽場用人，宜令戶部公議辟舉。論漕運，先計河倉見在幾何，通州容受幾何，京師歲費幾何。今近河州縣歲稅或六七萬石，小民有入資之費，富室收轉輸之利，宜計實數以科稅入。論民間私錢苦惡，宜以官錢五百易私錢千，期以一月易之，過期以銷錢法坐之。論州府力役錢物，戶部頒印署白簿，使盡書之，以俟審閱，有畏避不書者坐之。論工部營造調發，妨民生業。諸路射糧軍約量人數，習武藝，期以三年成，以息調民。

書奏，多見採納。以本官行六部事於北邊，召拜戶部尚書。上數之曰：「汝前為侍郎，以不忠外補，頗能練習錢穀，故任以尚書之重，宜改前非，以圖新效也。」

是時，戶部尚書高德基坐高估俸粟責降，世宗念望之吝出納或懲德基也，既出，使人諭之曰：「勿以高德基下粟直，要在平估而已。」十五年新宮成，世宗幸新宮，敕望之曰：「新宮中所須，毋取於民間也。」有良民夫婦質身于東京留守完顏彀英家，期終而不遣，尚書省下東京鞫治。望之言彀英為留守，其同官必且阿徇，不肯窮竟，當移他州。

望之久習事，有治錢穀名，性剛愎，頗沾沾自露，希覬執政。而刑部尚書梁肅自詳問宋國使還，世宗嘗欲以為執政，久而未用，亦頗炫耀求進。世宗謂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：「曹望之、梁肅急於見知，涉於躁進。」遂出梁肅為濟南尹。數年，乃召拜參知政事。而望之終於戶部尚書，年五十六。世宗惜其未及用，賜錢三千貫，敕使致祭，賻銀五百兩、重彩二十端、絹二百匹，以其子淵為奉禦，澤為筆硯承奉。

其後，尚輦局舉出身人年六十餘可以臨事，世宗曰：「豈為此輩惜官邪，但此輩專以盜取官錢為謀生計，不可用也。」由是欲更改監臨格式，以問戶部尚書劉瑋。瑋恐監

官謗己，不肯實對。世宗因思望之，歎曰：「不如望之之敢行也。」

望之初不學，及貴，稍知讀書，遂刻苦自致，有詩集三十卷。

大懷貞

大懷貞，字子正，遼陽人。皇統五年，除閤門祗候，三遷東上閤門使。丁母憂，起複符寶郎，累官右宣徽使。正隆伐宋，為武勝軍都總管。大定二年，除洺州防禦使兼押軍萬戶，改沂州，再遷彰國、安武軍節度使。縣尉獲盜，得一旗，上圖亢宿。詰之，有謀叛狀，株連幾萬人。懷貞當以亂民之刑，請誅其首亂者十八人，餘皆釋之。嘗以私忌飯僧數人，就中一僧異常，懷貞問曰：「汝何許人也？」對曰：「山西人。」複問：「曾為盜殺人否？」對曰：「無之。」後三日詰盜，果引此僧，皆服其明察。改興中尹。錦州富民蕭鶴壽途中殺人，匿府少尹家，有司捕不得，懷貞以計取之，置於法。改彰德軍節度使，卒。

盧孝儉

盧孝儉，宣德州人。登天眷二年第，調憲州軍事判官，補尚書省令史，累官太原少尹。大定二年，陝西用兵，尚書省發本路稅粟赴平涼充軍實，期甚嚴迫。孝儉輒易以金帛，馳至平涼，用省而不失期，並人稱之。用廉，進官二階，遷同知廣甯尹。廣寧大饑，民多流亡失業，乃借僧粟，留其一歲之用，使平其價市與貧民，既以救民，僧亦獲利。累遷山東東路轉運使。孝儉素褊躁，與同僚王公謹失歡。其子嘗私用官帑，孝儉不知也。既而改河北西路轉運使，公謹乃發其事。孝儉聞被逮，莫測所以，行至章丘，自縊死。

盧庸

盧庸，字子憲，薊州豐潤人。大定二十八年進士，調唐州軍事判官，再調定平縣令。庸治舊堰，引涇水溉田，民賴其利。補尚書省令史，除南京轉運副使，改中都戶籍判官。察廉，遷禮部主事，累官鳳翔治中。大安三年，征陝西屯田軍衛中都，以庸簽三司事，主兵食。至潞州，放還屯田軍，庸改乾州刺史，入為吏部郎中。至甯元年，改陝西按察副使。夏人犯邊，庸繕治平涼城池，積芻粟，團結土兵為備。

十一月，夏人掠鎮戎，陷涇、邠，遂圍平涼。庸矢盡，募人取夏兵射城上箭以濟急

用，出府庫賞有功者，人樂為死，平涼賴以完。貞祐二年，庸移書陝西行省僕散端，大概謂慶陽、平涼、德順陝西重地，長安以西邠為厄塞，當重兵屯守。詔賞平涼功，庸進官四階，遷按察轉運使。三年，詔諸道按察司講究防秋，庸陳便宜曰：「自鼷延至積石，雖多溝阪，無長河大山為之遮罩，恃弓箭手以禦侮，其人皆剛猛善鬥，熟于地利，夏人畏之。向者徙屯他所，夏人即時犯邊，此近年深患也。人情樂土，且耕且戰，緩急將自奮。」又曰：「防秋之際，宜先清野。」又曰：「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，兵家所忌，將非其人，屢代何益？」無何，有言庸老不勝任者，即罷之。未幾，改定海軍節度使，山東亂，不能赴，按察司劾之，當奪兩官，審理官直之。庸以病請求醫藥，遂致仕。興定三年，卒。

李偲

李偲，字子友，定州安喜人。中天眷二年進士，調遼山簿，累官戶部主事。丁母憂，起復舊職，除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事。大定初，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。僕散忠義行省事於汴京，奏偲幕府，世宗曰：「李偲方治京畿漕事，行省可他選也。」三年，權知登聞檢院，再遷戶部侍郎。上曰：「戶部財用出入，朕難其人。卿非舊勞，資敘尚淺，勿以秩滿例升三品，因循歲月，若不自勉，必不汝貸。」偲每朝會與高德基屏人私語。上聞而怪之，問右丞石琚曰：「李偲果何如人？」琚曰：「亦幹事吏耳。」改同知北京留守、沂州防禦使。沂南邊郡，戶部符借民閒田，種禾取槁秸，備警急用度。偲曰：「如此則農民失業。」具奏止之。轉運司牒郡輸粟朐山，調急夫數萬人，是時久雨泥濘，挽運不能前進。偲遣吏往朐山刺取其官廩，見儲糧數可支半歲，即具其事牒運司，請緩期，毋自困百姓。先是，郡縣街陌間聽民作廛舍，取其僦直。至是，罷收僦直，廛舍一切撤毀。他郡奉承號令，督百姓必盡撤去，使街陌繩齊矢棘如初時然後止。偲獨教民撤治前卻不齊一者三五所，使巷道端正即已，民便之。改陝西西路轉運使，卒。

贊曰：毛碩、李上達、曹望之、李偲之流，皆金之能吏也。望之悻悻然以求大用，君子無取焉。

徒單克寧

徒單克寧，本名習顯，其先金源縣人，徙居比古土之地，後徙置猛安于山東，遂占籍萊州。父況者，官至汾陽軍節度使。克寧資質渾厚，寡言笑，善騎射，有勇略，通女直、契丹字。左丞相希尹，克寧母舅。熙宗問希尹表戚中誰可侍衛者，希尹奏曰：「習

顯可用。」以為符寶祗候。是時，悼後幹政，後弟裴滿忽土侮克寧，克寧毆之。明日，忽土以告悼後，後曰：「習顯剛直，必汝之過也。」已而充護衛，轉符寶郎，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，改忠順軍節度使。

克寧娶宗幹女嘉祥縣主，同母兄蒲甲判大宗正事，海陵心忌之，出為西京留守，構致其罪誅之，因降克寧知滕陽軍。曆宿州防禦使、胡裏改路節度使、曷懶路兵馬都總管。大定初，詔克寧以本路兵會東京。遷左翼都統。詔與廣甯尹僕散渾坦、同知廣甯尹完顏岩雅、肇州防禦使唐括烏也，從右副元帥完顏謀衍討契丹窩斡。趨濟州。謀衍用契丹降吏颭者計策襲賊輜重，克寧與紇石烈志寧為殿，與賊遇於長濼。謀衍使伏兵於左翼之側。賊二萬餘躡吾後，又以騎四百餘突出左翼伏兵之間，欲繞出陣後攻我。克寧與善射二十餘人拒之。眾曰：「賊眾我寡，不若與伏兵合擊，或與大軍相依，可以萬全。」克寧曰：「不可。若賊出陣後，則前後夾擊，我敗矣，大軍不可俟也。」於是奮擊，賊乃卻。左翼萬戶襄與大軍合擊之，賊遂敗，追奔十餘裏，二年四月一日也。越九日，複追及賊於霿　　河。左翼軍先與賊戰，克寧以騎二千追掩十五裏，賊迫澗不得亟渡，殺傷甚眾。賊收軍返旆，大軍尚未至，克寧令軍士下馬射賊，賊遂引而南。

是時，窩斡已再北，元帥謀衍利鹵掠，駐師白濼。世宗訝其持久，遣問之。謀衍曰：「賊騎壯，我騎弱，此少駐所以完養馬力也。不然，非益萬騎不可勝。」克寧奮然而言曰：「吾馬固不少，但帥不得人耳。其意常利虜掠，賊至則引避，賊去則緩隨之，故賊常得善牧，而我常拾其蹂踐之餘，此吾馬所以弱也。今誠能更置良帥，雖不益兵，可以有功。不然，騎雖十倍，未見其利也。」朝廷知其議，召還謀衍，以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右副元帥。師將發，賊聲言乞降。克寧曰：「賊初困蹙，且無降意，所以揚言者，是欲緩吾師期也。不若攻其未備，賊若挫衄，則其降必速。如其不降，乘其怠而急擊之，可一戰而定也。」忠義以為然，乃與克寧出中路，遂敗賊兵于羅不魯之地。賊奔七渡河，負險為柵，克寧覘知賊柵之背其勢可上，乃潛師夜登，俯射之，大軍自下攻，賊潰，皆遁去。

契丹平，克寧除太原尹。未閱月，宋吳璘侵陝右，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乞益兵，遣克寧佩金牌，駐軍平涼。詔合喜曰：「朕遣克寧參議軍事，此其智勇足敵萬人，不必益軍也。」克寧至，下令安輯，未幾，民皆完聚。治兵伐宋，右丞相僕散忠義駐南京節制諸軍，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經略邊事，克寧改益都尹，兼山東路兵馬都總管、行軍都統。四年，元帥府欲遣左都監璋以兵四千由水路進，詔曰：「可付都統徒單習顯，仍益兵二千，擇良將副之。璋可經略山東。」於是，克寧出軍楚、泗之間，與宋將魏勝相拒于楚

州之十八裏口。魏勝取弊舟鑿其底，貫以大木，列植水中，別以船載巨石貫以鐵鎖，沉之水底，以塞十八裏口及淮渡舟路。以步兵四萬人屯于淮渡南岸、運河之間。克寧使斜卯和尚選善游者沒水，系大繩植木上，數百人於岸上引繩曳一植木，皆拔出之，徹去沉船。進至淮口，宋兵來拒，隔水矢石俱發。斜卯和尚以竹編籬捍矢石，複拔去植木沉船，師遂入淮。與宋兵奪渡口，合戰數四，猛安長壽先行薄岸，水淺，先率勁卒數人涉水登岸，敗其津口兵五百人，餘眾皆濟。宋兵四百餘自清河口來，鎮國上將軍蒲察阿離合懣以步兵百人禦之。克寧自與紮也銀術可五騎先行六七裏與戰，銀術可先登，奮擊敗之。宋大兵整陣來拒，克寧麾兵前戰，自旦至午，宋兵敗，逾運河為陣，餘眾數千皆走入營中。克寧使以火箭射其營舍，盡焚，逾河撤橋，與其大軍相會。隔水射之，宋兵不能為陣。猛安鈔兀以六十騎擊宋騎兵千餘，不利，少卻。克寧以猛安賽剌九十騎橫擊之，宋兵大敗。追至楚州，射殺魏勝，遂取楚州及淮陰縣。是役也，賽剌功居多。是時，宋屢遣使請和，僕散忠義、紇石烈志寧約以世為叔侄國，割還海、泗、唐、鄧四州。宋人尚遷延有請，及克寧取楚州，宋人乃大懼，一一如約。

兵罷，改大名尹，曆河間、東平尹，召為都點檢。十一年，從丞相志寧北伐，還師。十一月皇太子生日，世宗置酒東宮，賜克寧金帶。明年，遷樞密副使，兼知大興府事，改太子太保，樞密副使如故。拜平章政事，封密國公。

克寧女嫁為沈王永成妃，得罪，克寧不悅，求致仕，不許，罷為東京留守。明年，上將複相克寧，改南京留守，兼河南統軍使。遣使者諭之曰：「統軍使未嘗以留守兼之，此朕意也。可過京師入見。」克寧至京師，複拜平章政事，授世襲不紮土河猛安兼親管謀克。

世宗欲以制書親授克寧，主者不知上意，及克寧已受制，上謂克寧曰：「此制朕欲親授與卿，誤授之於外也。」又曰：「朕欲盡徙卿宗族在山東者居之近地，卿族多，官田少，無以盡給之。」乃選其最親者徙之。十九年，拜右丞相，徙封譚國公。克寧辭曰：「臣無功，不明國家大事，更內外重任，當自愧。乞歸田裏，以盡餘年。」上曰：「朕念眾人之功無出卿右者，卿慎重得大臣體，毋複多讓。」克寧出朝，上使徒單懷忠諭之曰：「凡人醉時醒時處事不同，卿今日親賓慶會，可一飲，過今日可勿飲也。」克寧頓首謝曰：「陛下念臣及此，臣之福也。」

克寧為相，持正守大體，至於簿書期會，不屑屑然也。世宗嘗曰：「習顯在樞密，未嘗有過舉。」謂克寧曰：「宰相之職，進賢為上。」克寧謝曰：「臣愚幸得備位宰輔，

但不能明於知人，以此為恨耳。」二十一年，左丞相守道為尚書令，克寧為左丞相，徙封定國公，懇求致仕。上曰：「汝立功立事，乃登相位，朝廷是賴，年雖及，未可去也。」後三日，與守道奏事，俱跪而請曰：「臣等齒發皆衰，幸陛下賜以餘年。」上曰：「上相坐而論道，不惟其官惟其人，豈可屢改易之邪？」頃之，克寧改樞密使，而難其代。複以守道為左丞相，虛尚書令位者數年，其重如此。未幾，以司徒兼樞密使。二十二年，詔賜今名。二十三年，克寧複以年老為請。上曰：「卿昔在政府，勤勞夙夜，除卿樞密使亦可以優逸矣。朕念舊臣無幾人，萬一邊隅有警，選將帥，授方略，山川險要，兵道軍謀，舍卿誰可與共者？勉為朕留！」克寧乃不敢複言。

二十四年，世宗幸上京，皇太子守國，詔左丞相守道與克寧俱留中都輔太子。上謂克寧曰：「朕巡省之後，萬一有事，卿必躬親之，毋忽細微，圖難於其易可也。」二十五年，左丞相守道賜宴北部，詔克寧行左丞相事。

是時，世宗自上京還，次天平山清暑，皇太子薨于京師，諸王妃主入宮吊哭，奴婢從入者多，頗喧雜不嚴。克寧遣出之，身護宮門，嚴飭殿廷宮門禁衛如法，然後聽宗室外戚入臨，從者有數。謂東宮官屬曰：「主上巡幸，未還宮闕，太子不幸至於大故，汝等此時能以死報國乎？吾亦不敢愛吾生也。」辭色俱厲，聞者肅然敬憚。章宗時為金源郡王，哀毀過甚，克寧諫曰：「哭泣，常禮也。郡王身居冢嗣，豈以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？」召太子侍讀完顏匡曰：「爾侍太子日久，親臣也。郡王哀毀過甚，爾當固諫。謹視郡王，勿去左右。」世宗在天平山，皇太子訃至，哀慟者屢矣。聞克寧嚴飭宮衛，謹護皇孫，嘉其忠誠而愈重之。

九月，世宗還京師。十一月，克寧表請立金源郡王為皇太孫，以系天下之望。其略曰：「今宣孝皇太子陵寢已畢，東宮虛位，此社稷安危之事，陛下明聖超越前古，寧不察此。事貴果斷，不可緩也。緩之則起覬覦之心，來讒佞之言。讒佞之言起，雖欲無疑得乎？茲事深可畏、大可慎，而不畏不慎，豈惟儲位久虛，而骨肉之禍，自此始矣。臣愚不避危身之罪，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為皇太孫，以釋天下之惑，塞覬覦之端，絕構禍之萌，則宗廟獲安，臣民蒙福。臣備位宰相，不敢不盡言，惟陛下裁察。」逾月，有詔起複皇孫金源郡王判大興尹，封原王。世宗諸子中趙王永中最長，其母張玄征女，玄征子汝弼為尚書左丞。二十六年，世宗出汝弼為廣甯尹。於是，左丞相守道致仕，遂以克寧為太尉，兼左丞相，原王為右丞相，因使克寧輔導之。原王為丞相方四日，世宗問之曰：「汝治事幾日矣？」對曰：「四日。」「京尹與省事同乎？」對曰：「不同。」上笑曰：「京尹浩穰，尚書省總大體，所以不同也。」數日，複謂原王曰：「宮中有四

方地圖，汝可觀之，知遠近厄塞也。」世宗與宰相論錢幣，上曰：「中外皆患錢少，今京師積錢止五百萬貫，除屯兵路分其他郡縣錢可運至京師。」克寧曰：「郡縣錢盡入京師，民間錢益少矣。若起運其半，其半變折輕齎，庶幾錢貨流布也。」上嘉納之。章宗雖封原王，為丞相，克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，屢請于世宗，世宗歎曰：「克寧，社稷之臣也。」十一月戊午，宰相入見於香閣，既退，原王已出，克寧率宰臣屏左右奏立太孫，世宗許之。庚申，詔立原王右丞相為皇太孫。

明日，徒單公弼尚息國公主納幣，賜六品以上宴于慶和殿。上謂諸王大臣曰：「太尉忠實明達，漢之周勃也。」稱歎再三。克寧進酒，上舉觴為之酹。有詔給太尉假三日。明年正月，複求解機務。上曰：「卿遽求去邪？豈朕用卿有未盡乎？或因喜怒用刑賞乎？其他宰相未有能如卿者，宜勉留以輔朕。卿若思念鄉土，可以一往，不必謝政事。三月一日朕之生辰，卿不必到，從容至暑月還京師相見。」四月，克寧還朝，入見上。上問曰：「卿往鄉中，百姓皆安業否？」克寧曰：「生業頗安，然初起移至彼，未能滋殖耳。」未幾，以丞相監修國史。上問史事，奏曰：「臣聞古者人君不觀史，願陛下勿觀。」上曰：「朕豈欲觀此？深知史事不詳，故問之耳。」初，瀘溝河決久不能塞，加封安平侯，久之，水複故道。上曰：「鬼神雖不可窺測，即獲感應如此。」克寧奏曰：「神之所佑者正也，人事乖，則弗享矣。報應之來皆由人事。」上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，故克寧及之。宋前主殂，宋主遣使進遺留物，上怪其禮物薄。克寧曰：「此非常貢，責之近於好利。」上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乃以其玉器五事、玻璃器大小二十事及茶器刀劍等還之。

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丑，上幸克寧第。初，上欲以甲第賜克寧，克寧固辭，乃賜錢，因其舊居宏大之。畢工，上臨幸，賜金器錦繡重彩，克寧亦有獻。上飲歡甚，解禦衣以衣之。詔畫克寧像藏內府。

十二月乙亥，世宗不豫。甲申，克寧率宰執入問起居。上曰：「朕疾殆矣。」謂克寧曰：「皇太孫年雖弱冠，生而明達，卿等竭力輔之。」又曰：「尚書省政務權聽于皇太孫。」克寧奏曰：「陛下幸上京時，宣孝太子守國，許除六品以下官，今可權行也。」上曰：「五品以下亦何不可。」乙酉，詔皇太孫攝行政事，注授五品以下官。詔太孫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。克寧奏曰：「皇太孫與諸王宜別嫌疑，正名分，宿止同處，禮有未安。」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。丙戌，詔克寧以太尉兼尚書令，封延安郡王。平章政事襄為右丞相，右丞張汝霖為平章政事。戊子，詔克寧、襄、汝霖宿於內殿。

二十九年正月癸巳，世宗崩于福安殿。是日，克寧等宣遺詔，立皇太孫為皇帝，是為章宗。徙封為東平郡王。詔克寧朝朔望，朝日設坐殿上。克寧固辭，詔近臣勉諭。克寧涕泣謝曰：「憐憫老臣，俾免常朝，豈敢當坐禮。」其後，每朝必為克寧設坐，克寧侍立益敬。即位詔文「凡除名開落官吏並量材錄用」，張汝霖奏真盜枉法不可恕，克寧曰：「陛下初即位，行非常之典，贓吏誤沾恩宥其害小，國之大信不可失也。」章宗深然之。無何，進拜太傅，兼尚書令，賜尚衣玉帶。乞致仕，不許。詔譯《諸葛孔明傳》賜之。詔尚書省曰：「太傅年高，旬休外四日一居休，大事錄之，細事不須親也。」賜金五百兩、銀五千兩、錢千萬、重彩二百端、絹二千匹。

尚書省奏猛安謀克願試進士者聽之，上曰：「其應襲猛安謀克者學於太學可乎？」克寧曰：「承平日久，今之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，萬一有警，使誰禦之？習辭藝，忘武備，于國弗便。」上曰：「太傅言是也。」章宗初即位，頗好辭章，而疆埸方有事，故克寧言及之。

明昌二年，克寧屬疾，章宗往視之。克寧頓首謝曰：「臣無似，嘗蒙先帝任使，陛下即位，屬以上相，今臣老病，將先犬馬填溝壑，無以輔明主綏四方。陛下念臣駑怯，親枉車駕臨幸，死有餘罪矣。」是日，即榻前拜太師，封淄王，加賜甚厚。是歲二月，薨，遺表，其大概言：「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疏之，輕小人而終昵之。願陛下慎終如始，安不忘危，而言不及私。」詔有司護喪事，歸葬於萊州，謚曰忠烈。明　昌五年，配享世宗廟廷，圖像衍慶宮。大安元年，改配享章宗廟廷。

贊曰：徒單克寧可謂大臣矣，功高而身愈下，位盛而心愈勞。《經》曰：「在上不驕，高而不危，制節謹度，滿而不溢」，所以長守富貴。故曰忠信匪懈，不施其功，履盛滿而不忘，德之上也。孜孜勉勉，恪守職業，不居不可成，不事不可行，人主知之，次也。諫期必行，言期必聽，為其事必有其功者，又其次也。